

闽南墓葬文化及宗教墓碑形制

卢蓉,王文广

(1. 华侨大学 美术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2.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通过梳理闽南墓葬文化的发展历史,初步总结出该地区的墓葬特点:闽南人的祖先多半是中原的南迁移民,承接了古老的中国墓葬文化传统。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拓展,留居闽南的外国人,一面入乡随俗,一面也渗透着他们的葬俗观念,闽南墓葬呈现出多种宗教意识和和平共存、兼容并蓄的时代风貌。从现今的考古发掘和遗留来看,闽南宗教墓碑与传统意义中的墓碑有些不同,其形制装饰、铭文布局、规格等级等,无不折射出闽南人在丧葬上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照。

关键词:闽南;墓葬文化;宗教墓碑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3-0063-04

一、闽南墓葬文化的发展历史及其墓葬特点

闽南主要指福建的泉州、厦门和漳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自古以来享受着丰富的海洋资源和港口优势。虽远离中原地区,其墓葬文化经历了数千年,既渗透了中原文化的传统习俗、礼仪与宗教伦理,也保持着本地区独特之处。

秦汉以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闽越土著及其先民就孕育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祖先崇拜。长期从事闽越文化研究的林忠干先生从考古家的角度,认为闽越文化的历史内涵和特点主要体现于建筑、陶器、墓葬这三个方面。昙石山文化遗址中许多墓葬的石器、陶器之类的随葬品,说明当时的闽越人认为人的躯体虽死亡,但主宰躯体的灵魂是不死的,他们把祖先的灵魂当作自己的保护神加以祀奉。秦汉时期闽南墓葬在形制上一般是长方形竖穴土坑,有不使用棺槨或使用棺槨两种;随葬品一种以闽越式陶器为主,一种以汉式仿铜器礼器为主^[1]。事死如事生,闽越人按照阳间的模式给过世的人建造墓穴,摆置诸多生活用品,以求祖先入土为安,荫庇后代子孙。

从东汉末年起,北方汉人开始大批入闽。据《太平御览》卷一七〇引《十道志》载:“泉州清源郡,秦汉土地,与长乐同。东晋南渡,衣冠士族,多

萃其地,以求安堵,因立晋安郡。”光绪晋江《灵水吴氏族谱》也记载有:“中原衣冠之族自东晋五胡之乱,多避地入闽,晋江所由名也。”^[2]中原文化与闽越文化经过长期交融,融为一体,先进的中原文化开始占主导地位,闽越文化的影响逐渐衰微而最终成为历史遗存。从福建现已发现的近千座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墓葬中,可以考察到北方汉人生前为避乱移居闽地,死后效仿中原汉族入土归阴的习俗,具有“族葬制”的特点,家族聚葬已成风气^[3],皆可为中原传统礼仪的印证。1982年南安丰州一古墓出土的墓砖就有“大康五年立”的纪念文字(大康即太康)。从墓室形制和随葬器物分析,其墓主人可能就是衣冠士族^[4]。2006年至今福建博物院、泉州博物馆组成的考古队在安市丰州镇皇冠山南麓发掘了近50座两晋南朝的墓葬,坐北朝南排列,面向晋江,体现当时聚族而居、聚族而葬的社会习俗。墓室均为砖构单室券顶形式,多数墓壁和顶部以花纹砖砌筑,图案丰富多样,取材于植物、动物及人物。其墓室的形式、装饰表现与中原墓葬大同小异。

两晋时期,是佛教对闽南地区传播的重要时期。作为异邦传入的佛教得以广为传播,皆因“轮回因果报应”之说,恰好迎合了广大受难民众的心理要求。由此诱发的艺术行为,是那个时代最有生气,最具感染力的文化现象。与佛教有关

收稿日期:2012-06-07

作者简介:卢蓉(1978-),女,湖北仙桃人,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设计艺术学和中国碑刻史。

的莲花、缠枝、卷草、僧人、飞天等纹样被广泛用于墓葬石雕等工艺创作中。据惠安县志有关晋代晋安郡王、开闽祖林禄墓的记载,其陵墓石雕“前有石冠石笏,后有石羊石马。”^[5]也是受中原丧葬文化影响的一个例证。

隋唐时期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福建,推动了福建人口的持续增长,形成了汉人入闽的又一个高潮。许多出土的墓葬,反映了北方人口南迁的历史,如1966年2月在永春金峰山发掘的初唐时期墓群的出土文物中,专家推测:“金峰山墓群可能是隋末唐初中原宦贵衍派南迁晋江流域,寓居桃林场(今永春)的家族墓地。”^[6]这个时期也是晋江流域逐渐成为东南部重要的富饶区域,突出地表现在海上贸易拓展,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泉州在唐代逐步成为重要的海港城。各地商客、僧侣由此进入中国内陆。来自印度、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及阿拉伯世界的文明同时传入福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融合,但闽南墓葬文化依然以汉文化为主体。唐僖宗时,王潮偕弟审邦、审知率军由江西南康入福建汀洲、漳州、居泉州。归唐,授泉州观察使。王潮墓今在惠安县螺阳乡盘龙村西北800米处的凤旗山东麓。墓室形制结构保存比较完整,为福建已知地下墓室规模最大的一座。墓为“干”字形石构地宫。墓室坐北朝南,墓系石构券顶,多室,分有封门、甬道、前厅、前室、中室、后室等部分,南北长18.24米,东西最宽7.39米,高5米,上堆封土高1.5米。墓前尚存石雕文武士各1(头缺),马、羊各1对。不难看出,该墓葬保留着汉制的陵墓特征。

宋、元的四百年间,多种外来宗教与当地的道教和民间信仰和平共处,蔚为壮观。如:“大观、政和之间(1107至1118年)天下大治,夷向风……泉南福建蕃学。”^[7]蕃学,是培养外国人子弟和当地人学外国语言文学的学校。南宋时,来泉州贸易的外商“有黑白两种,皆居泉州,号蕃人巷,每岁以大舶浮海往来”^[8]。蕃人巷,即蕃坊,外国人居住的地方。蕃坊中由外国人推选出蕃长、理讼师等自行管理,“天下各国人民,各种宗教,皆依其信仰,自由居住。”^[9]并由当地政府进行日常生活或商务的联系,专供其公用的墓地散布于市郊。泉州的东北、东南郊曾分布着二十多处穆斯林墓地,埋葬着数以千计客死在泉州的外国穆斯林信徒。关于外国穆斯林在泉州建立墓地的早期中文记载见于南宋林之奇(1112-1176

年)的《泉州东坂葬蕃商记》。宋元时期的穆斯林墓葬大部分已废,遗存下来的墓盖和墓碑石,都雕刻着华美的伊斯兰图案,优雅古朴的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中文,记载着死者的生卒年月、姓名、籍贯及《古兰经》。迄今仍然隐卧于泉州市东郊灵山的古老圣墓,向人们默示着当年的盛况。

明清及近代,从社会结构的外沿看,封建王朝为抗御外来侵扰而坚持文化守成的反复“禁海”与“开海”,但外来殖民势力挟带的资本商业文明的冲击无处不在。从其内在结构看,程朱理学被封建统治者推崇和提倡,文化教育相对发展,带动社会文风的盛行。闽南墓葬在前代的习俗上呈现出兼容并蓄,推陈出新的时代风貌。仅从厦门万石山上的墓葬群可以解读出好几种形制出来。按当时的礼制,比丘尼的墓葬形制都非常小,而万石山规模较大的墓葬当属悉耀比丘尼的墓葬。这座乾隆年间修造的墓以三合土夯成,拥有三级墓围,占地面积约150平方米,墓室已经遭到破坏。还有一些奇特的百姓墓葬。有一座古墓葬形如亭子,这座墓全由石条砌成,形制和凉亭非常相似,据墓碑所书,墓主名为“叶义官”,葬于明代正德年间。“亭子墓”在厦门非常罕见,从墓葬形制就可说明,墓主生前非富即贵,因为要建起这样的墓葬得消耗大量财力。而紫云黄氏的祖坟则可算作最“时髦”的墓葬。这座民国年间的墓碑书写的全是英文,而墓主人则写着“一位母亲的墓”,专家认为,紫云黄氏有可能与江夏堂的黄氏同系,墓主应该为基督教徒,因此死后家人以英文书写墓碑^[11]。

纵观闽南墓葬文化的整个发展史,闽南人的祖先多半是来自中原的南迁移民,承接了古老的华夏文化传统。但随着海上贸易的拓展,留居闽南的外国人,一面入乡随俗,一面也渗透着他们的葬俗观念,多种宗教意识和和平共存,闽南墓葬呈现出兼容并蓄的时代风貌。从现今的考古发掘和遗留来看,闽南墓葬有如下几个主要特征:

(1)关于闽南的墓葬观念。闽越人根据“阳间”的模式来设计“阴间”的生活方式,十分注重风水选址,祈望逝者的灵魂对本家族的后人能给予最佳的保佑和保护。并效仿中原汉族入土归阴的习俗,家族聚葬。由此也产生了一套隆重的、复杂的、迷信的祭祀礼仪习俗。

(2)关于闽南的墓构。由于地理环境不同,闽南多山和丘陵,墓大都建在山上,山有点陡峭,

棺材入墓多为斜插式(北方地区因地势平坦一般都用平放式)。闽南地区豪埋奢殉以示富有的家族,多以双室墓和三室墓较常见,或以石筑成,或以三合土拌些糯米糖水,墓建筑相当坚固。

(3)关于闽南地面墓葬形式。墓前有石狮子、石栏杆分列左右,俗称“墓脚墓手”,墓旁立碑。墓葬的外形主要有“马蹄”形、“风”字形等,如位于泉州市鲤城区的温革墓、安溪县的李光地墓。

二、闽南宗教墓碑的形制特点

赵超先生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这样解释墓碑:“立于死者墓前,书明死者履历、姓名、家族,赞颂死者生前功德业绩,是陵墓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12]作为墓上附属建置的墓碑,它的产生正是墓葬文化传统的直接延续。

从闽南考古发掘出的大量碑铭石刻中,除了具有汉文化影响下的形制外,还可以看到一些独具宗教性质的墓碑。

由于在闽南这块热土上曾经有大量外商侨居过,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等宗教随之传播,与土生土长的道教和睦共处。各教拥有大量教徒,他们去世后,按中国人的风俗,都会立一块碑,但因为各大宗教的教义不同,从目前存留的墓碑实物来说,墓碑的设计上有一定的要求和不同之处。文字除了汉文外,还有波斯文、阿拉伯文、叙利亚文等。一般来说,碑文往往能表现出方言特色。有书官爵的,但通常只录族望姓氏,如“XX(族望)X氏祖坟”、“XX(族望)先考(妣)XX(名字)X公(妈)佳城(之墓、之坟、封茔)”。望族如吴姓称“延陵”,王姓称“开闽”等,流派甚多,名目各异,难以详列。闽南以“封茔”为官绅墓的专称,无职不得称,不容混淆;其实“封”义为封固,本与官绅无涉,以讹传讹而已。其中“公”“妈”分别对应闽南话中的爷爷、奶奶。

伊斯兰教墓碑,从碑石的形状而言,有竖着的长方形为“竖碑”和横着的长方形为“横碑”。碑阳刻写阿拉伯文碑文,少数在碑阴刻有汉字。碑文简单,一般先简述死者姓名,回历卒年。材质一般为花岗石。闽南这一带的云月墓碑,它们的形制及雕刻方法是伊斯兰教最重视的“云月”和地理观象的演变和传承,为伊斯兰教的徽号。此类墓碑正中刻一大型的“云月”,云月两旁,出现两道很长的上涌卷云。在云月中刻阿拉伯字,记载

死者的姓名及生卒年月。明代“云月”形墓碑石,砌于墓的正面,形制都较大,多不雕刻文字。墓碑顶作圆弧形,向两侧逐渐斜下。如果墓碑的两侧改琢成连续弧形,那么就与元代外国伊斯兰教徒的须弥座祭坛式墓碑石没有两样了。

基督教墓碑形制与伊斯兰教墓碑类似,铭文用叙利亚文或阿拉伯文刻写,不同的是在碑额中刻有十字架。十字架以云朵或莲花承托,有些碑还在十字架两侧雕有带翼天使。有关基督教的十字架碑刻在泉州自明代迄至上世纪40年代发现十字架石刻多通。1946年在泉州通淮门靠近龙宫的城墙基础内发掘一通元代基督教徒的墓碑。据吴文良先生考证,墓主是曾任泉州圣方济各会主教安德肋·贝鲁亚,于公元1326年(元泰定二年)病死。“此碑高63,宽44厘米。青冈石雕成。碑顶作尖拱形,但已被砍断。碑的上半部稍宽,下半部稍狭。尖拱下浮雕两个天使合扶着一个‘圣物’,上面刻一朵莲花,在莲花上竖立一个十字架。碑面上有阴刻的拉丁文字九行。第一行前刻一小十字架,文字自左至右横写。”^[13]与其他现存的基督教墓碑用阿拉伯字或叙利亚字自右至左的书写方式不同的是,该碑文字的自左至右横写,是一般拉丁系文字的写法。

闽南传教士墓碑与传统墓碑相比,其造型与工艺都不如后者那么高大和精良,显得朴素而简单,这一点显然与其信仰和文化背景有关。中国的丧葬文化中向来极尽张扬之能事,为彰显其权势和富贵,要将墓地墓碑建得很奢华。相比之下,传教士们的墓碑要简单而朴实得多。在碑文上的区别就更大了。中国传统碑文多用楷书或隶书书丹。撰写格式,首先是首题,即碑的题目,其次是撰文人的官职、姓氏,书写人的官职、姓氏,之后才是碑文。在碑文中除写明死者的官职、籍贯、生卒年月之外,对死者歌功颂德,竭尽吹捧。传教士螭首碑中大多数碑文都用仿宋体和拉丁文的印刷体刻写,这在其碑刻中是极少见的,这可能是来源于欧洲镌刻碑文的习惯。碑文内容也只写了墓主人的姓氏、国籍、人年龄、来华时间和生卒年等,相当简单。已发现的天主教墓碑,大部分已发表于1957年出版的吴文良先生的《泉州宗教石刻》一书,及陈列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福建省博物馆中。

综上所述,闽南墓葬经历了数千年文化沉淀,

它如同一部真实而浓郁的风俗长卷,与该地区人们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墓碑作为墓葬文化的物质体现,是墓葬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闽南宗教墓碑的形制装饰、铭文布局、规格等级等,无不折射出闽南地区人们在丧葬上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照。

参考文献:

- [1] 林忠干. 从考古发现看秦汉闽越文化的历史特点[J]. 福建文博, 1987(1): 44-47.
- [2] 陈支平. 福建族谱[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6: 125.
- [3] 吴春明, 林果. 闽越国古都城考古研究[M]. 厦门: 厦门大学出版社, 1998: 226-228.
- [4] 林宗鸿, 郑焕章, 黄天柱. 南安丰州西晋太康五年墓[J]. 泉州文史, 1989(10): 65-67.
- [5] 惠安县志. 泉州图书馆藏[G]. 出版地、出版年不详.
- [6] 林存琪. 福建永春金峰山唐墓[J]. 福建文博, 1983(1): 51-52.
- [7] 徐吉军. 中国丧葬史[M]. 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8.
- [8] 祝穆. 方輿胜览. 土产蕃货[M]. 卷12. 孔氏岳雪楼影抄本.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86: 112.
- [9] 张星煜. 中西交通史料汇编. [M]. 第3册. 古代中国与非洲之交通, 台北: 辅仁大学丛书, 1936: 182.
- [10] 林国平主. 福建民俗志[M]. 北京: 方志出版社, 1997: 97-98.
- [11] 赵超. 中国古代石刻概论[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17.
- [12] 吴文良. 泉州宗教石刻(影印本)[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7: 29-30.

The Research of Burial Culture and Tombstones in Minnan

LU Rong, WANG Wen-guang

(1. College of Fine Arts, Huaqiao Univ., Quanzhou Fujian 362021, China;
2. College of Arts, Suzhou Univ., Suzhou Jiangsu 215123, China)

Abstract: Through combing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burial culture in Minnan,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bur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gion preliminarily: the most of the Minnan people's ancestors were immigrants migrating from the south of China, following the ancient Chinese burial cultural traditions. With the expansion of sea trade, while many foreigners here accepted local burial custom, they have permeated with their own concept. So the Minnan burial culture shows inclusive style of the times, such as a variety of religions awareness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From the modern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and legacy, the tombstone in Minnan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ombstone in the shape decoration, inscriptions layout, specification grade, reflecting the funeral values and the aesthetic contemplation of the Minnan people.

Keywords: Minnan; burial culture; tombstones

(责任编辑: 李开玲)